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千四百

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五御

禦

洪武正韻魚據切止也。行也。拒也。亦作御。又語韻。兩雅禦圍禁也。郭璞注。禁制。郭馬疏釋曰。皆謂禁制。小雅。亦作御。其語。養馬曰。亦所以禁制。故音為禁也。竹前謂之禦。法以軍水。故疏。竹前謂之禦者。李是曰。竹前謂。猶竹音車前。以。謂。名之曰。禦。止。疎。或曰。禦。以軍馬車飾也。詩傳云。軍。方。大。亦。徐。錯。通。釋。禦。祀。也。從。示。仰。聲。又。疏。來。反。丁。度。集。韻。禦。或。作。衙。釋。行。均。龍。龜。手。鑑。音。語。當。也。應。也。詞。也。楊。桓。六。書。統。疑。母。樂。攝。並。余。見。語。韻。疑。母。御。郭。氏。原。聲。熊。忠。穎。會。舉。要。角。次。濁。次。音。趙。謙。聲。

音文字通論據切見上聲此轉注或用御用衙互見上聲

書御神寶 禦 豫讓文並見揚 御 集韻見杜自古 禦 示 御

御並六書統

備禦

周府元龜自晉至治之世守存四夷其後或干紀籍夏使敗王略是用完其守備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正其疆場所以通外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而備不虞斯有國之令典也。三代之際。狄難已作。降及秦漢。以訖于五代。武臣或叛。何常之有。繇是繕治險固。率厲威武。御之以策。略懷之以恩。信。連城積粟以守其要。材官長技。不忘乎戰。制置之術。悉講于便宜。羈縻之義。必酌乎故實。至於采外庭之嘉論。納群下之婉畫。語言可舉。水圍斯在。蓋夫禁鷙荒獷。殊俗異類。得其善言。不足以為喜。置之度外。允謂乎得宜。然而備豫之方。慎固之道。不可以不為之慮。夫易。漸卦。九三。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周禮。夏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水澤之阻。設國之五。講五涂而植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禦。國有故則藩塞阻路。持鄭。清人。刺。文公也。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境。父而不召。師潰而還。周文王為西伯。以救王之命。命南仲為將。率往蔡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故作。出車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襄。襄。禮記。月令。孟冬。命司徒。因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梁。梁。史記。荀卿傳。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城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却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膝為楯。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直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詰而告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

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通欲殺臣殺臣米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二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死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秦始皇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五原西至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遠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西漢書漢高祖二年十一月繕治河上塞秦北攻胡禁河上塞六月與關中卒東邊塞東登也登而守之十一年正月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少刻以益之不直取也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候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常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一說都十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如邊都於中都也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遣二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將軍卽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帝親勞軍勒兵中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帝乃止要脅之哀痛祝誓之言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

水學大典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二

內史樂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是時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敗略畜產敗其民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五番屬之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水往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斬與集月底與成川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法迺行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練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伍之溝漸車之水漸謂積日滿謂快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謂常流之水也大陸曰牛竹木所在於古軍守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謂連也爲積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地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而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鉞楯三不當一葦竹蕭蕭葦竹蕭蕭謂葦竹也葦竹中木蒙籠及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厭險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一

阮相薄此劔指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亦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得身以事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均不能相勝則須速信外使共利之也。以蠻夷攻蠻夷國之形也不得中夏之兵也其同類日以此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備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自古制乎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飲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古人為馬二五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謂天也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騎天以射者大夫善故中則同的則匈奴之華箭木為弗能及也中司以皮作如值短者彼之木為以

水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一

本技作如指下馬地劔戰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東寨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使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未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釋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術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惡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財與裁同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棄聞之三者待也臣等以月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塞河河上南攻揚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術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馬獸羆毛並理其肌肉
 之毛也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馬獸布毛其性能
 看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
 因以譏發之名曰譏戍先發更有譏及贄塔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
 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人問取其左問者以也右問之右問之切
 計為之也此謂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而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蒙膏血之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之禍烈
 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之敵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
 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
 野字也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難南晦今使胡人數處轉收行獵於塞下或當
 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以則邊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味遠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

水樂奏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四

繹為貴甚大羅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上歲而更更調
 易代也音庚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
 之高城深澗具簡石布渠谷渠谷城羨菴也簡石城上雷石也雷木內切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調為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今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約切為中周虎
 落虎落者外蕃也若今竹虎落也竹竹茂相連連落之先為室屋具田器
 迺募人及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以拜將
 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復音方日反于冬夏衣康食
 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自康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贖刀止也郡縣
 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又中時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給
 月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
 塞下之民權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
 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而驅驅漢人及畜產而定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今
 其半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贖官為給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
 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此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

利其才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東方諸郡民不習戰則者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之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言世也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也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時也言之甚大惠也下史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得則也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輯與輯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勤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寬廣虛空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求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戍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平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勤之新邑也之任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昏謂昏因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言民之畜也種樹種桑果之屬長音行所以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一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辭者也習地形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遽徙守其業也切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離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言可用也匈奴常以馬馱而出軍來而不能因使得氣去使其守靜遠志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之失唯陛下財察後元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也飛狐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石免是此將軍下至徐焉皆官名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今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中大夫今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卿中今屬官秩比二千石飛狐在土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也句注山陰名也在馬川陰陰修句音章句之句將軍張武也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在長安西北其人曰長安西北又曰長安細柳在渭北也石鐵又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內奴傳去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宿上此則細柳又在渭北宗正劉

禮為將軍次霸上祝侯徐福為將軍次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三輔黃圖棘門在棘門外也以備胡武帝元光二年十月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下音胡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故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為我馬足陳馬馱心負恃也遷徙為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古弗屬不乃為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罷音疲疲虜以全制其敵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詳臣議多耐安國於是帝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彘一東首中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信違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乃召問公卿曰朕節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如嫚嫚音慢使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悶之竟請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代未分之時也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身以況今加以又太平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樹但已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未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之轉粟輸輸以為之備執引車也音

水樂奏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六

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不于我今恐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解脫其馬示開戰也投積其糞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嘗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甯路廣武甯路在棘門外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慶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宿音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集蒙霧露沐霜雪行數十年我近也首且休也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擗車相望擗音推人所隱也隱音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語重作事也此以有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其時曰非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一

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不收指
 不可收養也且匈奴輕疾得與之兵也得重也當患也音在力切至如疾
 風去如收電春疾風也音必速切高牧爲業孤子斂獵以水曰然以唐曰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又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
 勢不相權也輕重不若也臣故曰勿擊使彼曰不然臣聞鳳鳥來於鳳聖
 人固於時昔秦繆公都雍修諸典務同地方三百里知時王之變攻取西
 戎辟地千里并圖十四辟諸國開水于下亦同龍西亦地是也及後蒙恬爲
 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竟指口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塞上種榆也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塞燔然後敢牧馬使古延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
 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道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
 矜弩射且潰之靡也必不留行矣豈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
 可得而臣也登橫嶺名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氏以來皆可做臣而馬且也
 氏積日久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
 其亂定會以待其勞今止息也故樓兵覆秦伐國墮城覆敗也魯毀也言
 兵與不同則取其所代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平曰毀音火規切常坐
 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衝風疾風之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一

衝突者也矜弓之末力不能入魯鷄鷄音東也由阜之地俗善作之故以取
 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爲攻厥
 與無同從行則迫衝行則中絕從者于各反衝猶樞也疾則良之徐則後
 利後利謂不及訪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道人獲也言以軍道敵
 人今其虜獲也道音平手反意者有它縵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
 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使彼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
 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古道也今臣言擊之者
 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最騎壯士陰伏而
 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帝曰善從從使議是年王父偃上書關
 下朝奏召入見所言凡事其一謀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惑切諫以傳觀
 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臣今不敢隱忠避死
 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日馬偃善善用兵者言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王兵
 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信大信月復運所振旅之樂也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春爲陽甲其行木也秋爲

陰中其行金也。金行兵器所資。故於此特鬼備治兵也。鬼索也。取不乎
 者。謂其故也。根。葉。株。果也。且怒者逆德也。兵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非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
 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蓋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切齊三
 代。務時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連
 徒馬。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
 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何謂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弊中
 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
 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又多江河。而飢餓。自然後發天下。丁男
 以守北河。秦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秦
 人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挽粟。運兵。買。不
 去。其。故曰。飛芻也。挽。牛。起於黃。隴。琅。郡。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黃。隴。二。縣。石。之。並。在。東。秦。古。曰。東。秦。天。壤。所。緣。海。諸。郡。皆。合。轉。輸。至。北。河。
 之。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月。百。九。十。二。斛。
 乃。得。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樂。孤。寡
 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道。死。行。化。於。地。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

水樂資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帝定天下。路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
 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擊之如捕風。今以陛
 下威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
 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與師十萬。日費千
 金。秦帝積聚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
 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陵。所以為業。天性固然。未使遠徙。而故
 人畜之。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舒。且休也。有也。禽獸畜之。不殺為人
 夫不上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
 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是。慮。受。易。夫。其。常。之。使。邊。境。之
 民。靡。敢。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求。已。利。若。幸。而。之。也。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化。音。使。何。切。而。秦。政。不。行。權。分。二。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
 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用。善。者。本。尚。書。之。條。願。陛。下。熟。計。之。五。年。夏
 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所以。為。固。門。上。匈奴之死也。
 六年。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也。漁陽。元朔二年。取匈奴河南地。築
 朔方。復。燧。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固。河。而。為。固。三年。春。罷。滄。海。郡。秋。罷。西
 南。夷。城。朔。方。元。光。中。公。孫。弘。為。博。士。時。方。通。西。南。夷。已。蜀。苦。之。詔。使。弘。視

馬。遂奏事。或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至是。弘為御史大夫。數諫。以為罷
英中國。以本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帝使侍詔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
使。發十策。弘不得一。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
身奉朔方。元狩四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
上谷。遼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
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權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五
年。三月。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元鼎六年。秋。遣浞野將軍公孫賀。出九
原。浮沮。并石。在匈奴中。去九分二十里。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河。水
右。在匈奴中。去石十里。皆二千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
掖。敦煌。郡。徙民。臣實之。元封四年。秋。匈奴寇邊。遣將軍郭昌屯朔
方。太初元年。五月。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三年。匈奴。朔
單于。立。四月。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自千里。築城。障列亭
至盧朐。在朔方。山之。匈奴。而後。游擊將軍。韓說。張平。侯。衛。仇。也。其。旁。從
項。曰。保。保。什。化。即。衛。音。十。使。強。弩。都。尉。路。侍。德。築。居。延。澤。上。天。漢。元。年
秋。發。諸。戍。之。五。原。昭。帝。始。元。二。年。冬。廢。習。戰。射。士。詣。朔。方。元。鳳。五。年。六。月
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劫。土。者。屯。遼。東。惡。少。年。謂。無。耕。子。弟。也。告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者。為人所多劫者。為人所劫。亡謂故物。而此。六年春正月。募郡國
徒。築遼東玄菟城。是時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老少利布。復犯
塞。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軍師者。不能下。帝與使將軍趙充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魏相上書諫
曰。臣聞之。秋。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
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
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於。民。人。之。展。故。見。威。於。敵。者。謂之
驍。兵。兵。驍。者。威。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
氏。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也。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
兵入其地。臣恐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
菜之實。常恐不飯。旬存。難。以。動。兵。人。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恐。吾。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
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今。按。年。計。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有。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恐。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
欲。發。兵。林。檟。介。之。忿。於。遠。矣。始。孔子。所。謂。吾。恐。李。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
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平。昌

侯王無故。樂昌侯王。與帝之弟。平忠侯許。百。皇太子外祖父也。帝從相
言而止。神壽元年三月丙辰。反。發三輔中郡官徒。刑及應募似飛射士。
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
地上郡。騎士。先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充國計。欲以
威信招降。罕开。及胡略者。解散虜謀。徽極。迺擊之。散其也。要其德。挫其
二也。以時。漢已發三輔。太常。徒。地。刑。刑。謂。不。加。計。者。也。地。言。也。三河
潁川。沛郡。淮陽。江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先騎。與武
威。張掖。酒泉。太守。各也。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
皆也。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計。
免。謂曰。也。今虜朝多。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也。兵在武威。張掖。
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費。四。十。日。糧。分。兵。並。出。
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惟
不能。盡。誅。重。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
壞。乃。頌。之。天子。下。其。書。充。國。今。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土。者。博。議。充。國。及
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殺。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謂。路。曰。
也。以一。馬。自。飽。負。三十。日。食。凡。以。畜。產。為。命。者。皆。為。他。馬。米。二。斛。四

水樂養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十

糾參八斛。又有水裝兵器。舉以進。遂。勤。勞。而。至。虜。必。高。軍。進。退。稍。引。去。
有。傷。危。之。憂。受。為。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以。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也。又。武。威。縣。張。掖。曰。初。皆。當。北。塞。有。通。谷。水
軍。曰。初。張。掖。之。縣。也。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
以。絕。田。城。焉。遂。之。也。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作。種。劫。略。古
使。以。而。及。及。非。其。心。也。故。臣。愚。將。欲。指。罕。开。開。味。之。過。隱。而。勿。章。先
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故。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捕。獲
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貢
罕。开。之。願。負。恃。之。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迺。拜。侍。中。樂。成。侯。許
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也。也。此。其。拜。之
也。賜。璽。書。嘉。納。其。功。以。書。勅。謀。充。國。曰。也。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
將軍。計。欲。至。正月。過。擊。罕。先。羌。人。當。獲。參。已。遠。其。妻子。也。其。妻子。今。遠。在
西。丹。水。為。地。積。兵。為。人。欲。為。酒泉。牧。埋。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
掖。以。來。粟。石。百。餘。芻。藁。束。數。丁。中。有。且。然。之。故。古。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
擾。將軍。萬。餘。之。衆。若不。早。及。秋。兵。水。草。之。利。爭。其。畜。食。也。也。謂。當。在。平。牛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一

之為也。今謂牧豎之為也。一云。畜食畜之所食。即謂羊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此畜謂曰。畜。羊。牧。豎。也。虜。寇。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疲。瘁。數。設。裂。也。虜。寇。利。也。軍。有。利。我。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得。敵。人。在。年。歲。乃。勝。小。敵。也。將。軍。誰。不。樂。此。者。古。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數。埋。太。守。快。將。二。十。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塔。月。氏。兵。四。千。人。土。慮。為。二。千。人。一。度。人。非。也。齊。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其。謂。不。肯。出。而。有。兵。後。者。七。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珍。城。當。有。毛。解。者。已。詔。中。郎。將。甲。將。胡。越。以。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聚。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且。是。九。東。則。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克。國。既。待。謀。以。為。將。任。兵。在。外。使。宜。有。守。以。安。國。家。古。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若。有。使。其。別。當。固。守。以。取。安。利。也。適。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年。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開。諭。以。告。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誅。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且。獨。私。美。陛。下。威。德。至。計。已。故。道。升。豪。雕。

水樂奏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會。開。知。明。詔。今。先。察。羌。楊。王。將。騎。四。千。人。及。夏。罕。所。五。千。阻。石。山。木。候。使。為。寇。請。從。日。以。不。日。以。自。保。故。也。罕。羌。未。有。犯。令。置。先。察。先。擊。罕。擇。有。罪。誅。之。辜。擇。其。以。之。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聞。兵。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皆。兵。法。之。節。也。致。令。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今。罕。羌。欲。於。數。埋。酒。泉。寇。宜。飭。兵。練。戰。士。以。須。其。至。有。其。也。有。待。也。能。與。外。同。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行。於。也。臣。愚。以。為。不。便。先。察。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如。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察。必。助。之。今。虜。馬。肥。良。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過。使。先。察。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此。臣。愚。以。為。不。便。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精。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其。項。小。種。五。石。一。如。是。虜。兵。沒。多。莫。須。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練。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臣。所。願。念。獨。恐。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察。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

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書報從充國計焉二年匈奴單于將十餘萬其旁塞獵者皆少復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顯除渠堂上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處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歿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五鳳三年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軍大僕戴長樂問御史大夫蕭望之計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諱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感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近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且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儀必稱臣服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車呼韓邪單于定其國元帝永光二年秋隴西羌之姐旁種反音先屠切姐音子今西羌尚有此

水樂奏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姓音先屠切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鄒私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音登也頻年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石直二百餘錢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遣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境內背叛竟積日境不以時誅止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舉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被暴虐也音急也音居力切往者數不料敵料量也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輟音推也淮南子曰內郡相率而餉音而能切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予予之兵耳器不犀利音登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也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止馬羸耗耗音成也音時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簡謂選練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言則首為危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教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和應也音故引切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後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

相萬也。相萬者，萬倍也。固事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討之。為名，且云相去七回，不言其數。與屬國任立、護軍都尉昌為偏裨，到龍西，分屯三處，與屬國為右軍也。白石，後軍都尉烏前軍也。臨洮，奉世為中軍也。首陽，西極上。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以千餘人，保同阪，以石也。後月，故留。下江，功。後，音河。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且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反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怒。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良家子王嬭。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保守之。自捐保守之，今無寇。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今下有司，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帝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恭慕，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範圍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其間之小，即也。建塞，徵起亭，遂逐，計保制，小道而行，化敵為寇。築外城，設屯，或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所蔽，隱從塞以南，往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適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戎卒視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人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障，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哉。三也。去，性也。性，性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徵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使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棄塞，則生燧易分爭之漸五也。未塞，塞之而守也。燧易，備相救，保也。易，十戈，賊以住者從軍，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求其親戚六也。又遣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侯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祭，群犖犯法，如其窘急，亡老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已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僅落豁谷水門。僅落，謂山下樹木，摧折。或在石，石，僅落，謂山下樹木，摧折。恐議者不勝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錄戍，一切謂備時七十年之外，百歲

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障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勝
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己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於漢自稱其德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
時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
口諭單于行軍計者也諭謂使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也戍子孫
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嘉之
中國四方皆有阻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
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言已也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
單于惟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
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漢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鼻林王伊邪莫濱
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阪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濱言欲降即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
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即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
以待降者今單于誠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
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事當也賞成也而更受其過逃之臣是
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命單于初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十四

立欲委身於中國未知利害假令猶言或言也私使伊邪莫濱詐降以卜
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今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
反間欲因而生隙音在九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待歸曲而直責歸曲於
漢而以直義而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
不如勿受以賜日月之信抑詐誑之謀懷附親之心使謀詐靜也音計遠
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盟降狀伊邪莫濱曰我病狂妄言耳
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
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遊來厭人音猶在也河水從而北來故曰上游也
又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于河水也厥音一歩反自黃龍竟寧時
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帝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
虛費府帑音物所聚也帝咸金車之所也音也帝及人言奴可且勿許單
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
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之戰之閒而後復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
防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
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以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疆蒙恬之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一

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地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
 威靈三十萬家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攝之士石畫之臣甚哀而
 大也。又曰。石畫。史圖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
 也。平矣也。莫得而言。指自免之計其事既成。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念匈奴
 群臣度擬。會請以十萬家。橫行匈奴中。李布曰。會可斬也。安何順指。於
 是大臣揮書遣之。以推道。為言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解結中國之憂
 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
 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地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推。欲誘匈奴使韓安國
 將三十萬家。微於使墜。微。安也。音工。充切。匈奴覺之。而去。徒費兵勞師。一
 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
 通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搃兵前後十餘年。搃。持也。音十。高反。於
 是。洊西河絕。大舉破。省。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
 姑衍。以臨翰海。指。上。馬。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
 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使。無。罪
 之人。伏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也。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使不費費
 者。不永寧。故與。逐。用。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

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一

山之壑而不悔也。音。也。推。百。萬。之。師。於。數。口。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
 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使。無。罪
 之人。伏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也。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使不費費
 者。不永寧。故與。逐。用。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
 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
 也。謂所期。時。鮮有所獲。鮮。少也。音。先。戎。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
 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遂呼韓邪。携
 國歸死。扶伏稱臣。伏。音。阿。北。反。然。尚。屬。靡。之。計。不。顯。判。類。與。身。同。專。制。指
 以為日去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距。音。其。而。反。何者。外國
 天性念鷙。鷙。音。張。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負力。佑氣。恬氣。雖化。以善。易。隸。以
 惡。其。種。雖。拙。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派。血。破。壁
 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懸。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倫。也。
 往時。膏。屠。大。死。之。城。殆。為。桓。之。曼。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夷。禮。也。在。五
 州。藉。滂。姐。之。場。瓦。音。音。滿。殆。也。姐。音。音。朱。艾。朝鮮之稱。拔。兩。越。之。旗。近。不。過
 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華。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
 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萬。言。矣。字。也。唯。北。狄。為。不。然。直。中
 國。之。堅。敵。也。三。委。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致誠之心。欲離其處。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味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聞將未之陳。夫款而陳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解。言。事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忘。其。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為。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信。矣。嘗。不。復。施。林。門。細。柳。不。復。倫。焉。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先。於。未。然。謂。計。策。未。定。樂。難。折。衝。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執。擘。於。外。執。擘。言。使。車。交。北。其。數。相。擊。之。猶。不。若。未。然。之。時。且。住。者。圖。兩。城。制。車。師。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為。孫。能。喻。白。龍。堆。而。寇。西。遠。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平。者。又。餘。皆。未。北。可。相。似。也。在。西。境。中。題。以。刺。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衆。一。臣。獨。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解。未。戰。以。過。遠。萌。之。禍。書。奏。天子。語。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言。而。許。之。賜。雜。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嚴。尤。為。王。莽。得。莽。分。匈。奴。地主。呼。韓。邪。十五。子。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彼。世。三。家。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

水樂奏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得下策。秦無東馬。當周宣王時。嚴。抗。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惡。蟲。之。螫。賊。之。而。已。蘇。占。奴。字。也。蘇。音。音。或。未。成。約。少。也。少。齊。木。矣。雖。有。免。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羸。耗。匈。奴。亦。創。艾。蘇。讀。曰。及。耗。損。也。創。音。初。向。及。艾。後。曰。人。次。下。亦。同。也。而。天。下。釋。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圍。延。袤。萬。里。東。至。長。也。昔。氏。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獲。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遼。尤。甚。發。三十。萬。家。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後。引。也。音。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屠。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道。既。空。虛。不。能。奉。軍。旅。內。調。郡。國。不。相。及。焉。此。二。難。也。調。發。也。音。徒。到。及。焉。音。之。款。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猶。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折。化。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餉。饑。新。農。重。不。可。勝。古。古。字。也。頓。釜。之。大。口。者。也。錢。音。首。食。舖。飲。水。以。歷。四。時。有。疾。役。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重且月及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逸。逃勢不能及。幸而邊虜。又累輜重。累音力端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則亦同也。尾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今臣尤等深入。蹙擊。且以創艾。胡虜。精卒。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殺如故。天下騷動。東漢書。光武建武七年。詔驃騎大將軍杜茂。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九年。正月。魏置允司。徒振班彪上言。今涼州郡皆有降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點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郡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郡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郡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志。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騎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備。今且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即以中郎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十二年。十二月。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時朝廷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畧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復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是歲。朱茂屯田晉陽。盧芳據高柳。與司奴連兵。寇邊。帝遣謁者段忠。將衆郡。施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郡。施刑屯邊。詔讀口犯。施罪也。謂有赦。今去其鉗。故謂之弛刑。築亭候。亭候。伺候望敵之所。修烽火。十三年。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虜沱河。以備司奴。時帝以盧芳與司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上谷太守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是歲。司奴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司奴左部。遂後。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後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逼於司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司奴。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司奴。司奴北徙。塞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更卒。二十四年。正月。司奴真。魏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

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
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今東行鮮卑。北拒匈奴。率屬四夷。先
使邊郡。使塞下無曼問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北爲南
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五年。遣西烏
桓大人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
一人。皆居塞內。布於沿邊諸郡。烏漢俱侯。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
上言。烏桓天性輕慧。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
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
國家之遠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關。營府。并領鮮卑。賞
賜箕子。歲時五百馬。又明年和之。中保塞無事。二十六年。南匈奴與北
單于戰不利。乃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彬及副校尉王郁
留西河擁護之。烏故官府從事史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施刑五
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七月。罷。自後以爲常。及志復緣邊八郡。二
十七年。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太尉趙意典邊事。思爲久
長規。意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請建武六年。卷中五原人
於常山居。州至二十六年。從今遺雲中五原。東觀紀曰。單于可合。未有

水樂奏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選人。蓋志至此。請徙。明帝永平八年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曼
柏縣。在今蘇州。蘇州城。先是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南部須小骨都
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呼。鄭衆覺之。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
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
左校尉胡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七次以出。其并
相兵屯走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揚者。顯兵所。五十。又遣騎都尉秦彭
將兵屯美稷。十月。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答。諸
度遼將軍營也。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使占著邊縣。占著。謂附名。獲
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悉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十六年。二月。遣太僕
際彤出高麗。高麗。山名。以國名。卷在朔方北。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附馬
都尉秋象出居延。本匈奴地名。石之。武帝因以名縣。高麗。破。在甘州張掖
縣。木北。騎都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呼衍。匈奴土
城。天山。即折連山。一名雪之山。又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留兵屯伊吾盧
城。本匈奴地名。既破呼衍。取其地也。其並米都尉。以馬七匹。伊州細。縣。
伊吾。故城是也。九月。丁卯。詔命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答。
詣軍營也。朔方款。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悉聽之。十七年。八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一

月令武成張掖酒泉敦煌張掖故司奴是都王地也張國附張故曰張掖
故城在甘州張掖縣西北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在兵者皆一切勿
治其罪諸軍營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
出敦煌昆侖是會山名用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
故名之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白山今有重故曰白山
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馬去蒲類海百里有騎都尉劉張出擊車
師請耿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
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耿恭為戊己校尉也後王部金蒲城謂者關龍為
戊己校尉也前王柳中城也各置數百人章帝初即位戊己校尉關龍也
車師前王城耿恭也後王城北匈奴圍之關龍上書求救帝乃詔公卿會
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
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允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
後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又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
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備
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
之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帝不欲疲弊中國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零一

十九

以事夷狄乃迎運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三月甲辰罷伊吾盧也
兵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
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且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
言夷狄誦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太僕表安獨
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北明其畏威而非先違
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
安誠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大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
勸虞曰諸言當運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
變容司徒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
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聞閣術術待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
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郎官
繫囚城死一等詣金城戊七月詔死罪囚犯罪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
皆城死勿詣金城戊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郎官繫囚城死罪一等詣
金城戊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傑出也武威明年北單于為左校尉
耿秉所破道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
乃上立降者左鹿盧王何休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

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表安與任隗
 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并架北狄
 故也今朔漢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終以
 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
 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
 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倍故匈奴遂分遣境無
 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差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
 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
 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
 伐帝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宗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
 單于也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道陛下陛下
 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也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
 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
 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也則百蠻不敢復保管矣又烏桓鮮卑新殺
 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

永樂奏卷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二十

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今北庭備費其費過乃是空盡天下而非策建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
 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
 安終不移大司徒耿种非帝請種書自殺大司徒涉出殺太倉令下獄
 凡憲竟立身奴降者右鹿野王於除鞅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
 天下要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嗚嗚流涕
 自天子及大臣皆特賴之八年八月辛酉詔部國中都官繫囚咸死一
 等詣敦煌十二年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
 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
 十四年二月乙卯修故西海郡平帝時金城塞外羌餘地以為西海郡也
 光武建武中有金城入隴西郡至是復修之金城即蘭州縣也徙金城
 西部都尉以戍之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丁巳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
 長安雍二營都尉官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涼州近羌數化三輔將兵衛
 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也而羌傳云虎牙都尉居長安
 五年二月先零寇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南使北軍中侯
 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宮死于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禁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平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禁送無狀當斬斷道臨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滅額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聞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糶人四十疋小口半之遂成死于伯固立其後滅額率服東岳少事是歲初買漁陽營兵伏候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延光二年張璠為敦煌太守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繕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蠻夷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為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游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除首領於狼望之北時幣糜於廬山之壑府庫單竭杼軸空虛筭至每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

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羗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歲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司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素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殖益增虜勢益殖威臨南羗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則百倍之役興不啻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一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虜國滅士經有明誠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徒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初曹宗為敦煌太守時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買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後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欲因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璠為太守遂建三策三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詣敦煌隴西及度遠營軍官依度

連將年七十五。相和。順帝永建元年五月。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年老不任軍事者。上名嚴初。障塞繕設也。俗立秋之後。簡習戎馬。十月辛巳。詔成死罪以下。徙邊丁。灰解。早化邊。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雲營。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調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鋒。胡騎。車騎。等五校射也。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後新將王丹。以有左右。新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五年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永和九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人率服。可此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貢稅多少。所由未久矣。今張增之。必有恣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久。漢中。漢中蠻果爭負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衆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十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賊勢轉盛。侍御史賈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歲餘。兵殺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為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聚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交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聞。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十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若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難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誘曰。虜來尚可。尹未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珍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殺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洗其吏民。止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一

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如魏尚為雲中守。袁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因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關。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獲平。五年。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素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遠將軍馬續。素有謀護。且典邊日火。深曉兵要。每得請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脩高壁。以息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乘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是年九月。今扶風漢陽梁繼道。鳩三百所置也。田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戊午。滅天下死罪一等。成邊。和平元年十一月辛巳。滅天下死罪一等。徒遠戍。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滅天下死罪一等。徒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二十三

遠戍。二年閏九月。滅天下死罪一等。徒遠戍。永壽三年四月九日。真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殲。遣九真都尉魏朗擊破之。獲日南靈帝。素平五年。夏育上言。鮮卑寇遠。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生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詔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猶夏易。伐鬼方。周有猷。玩蠻荆。之師。漢有閭。頡濊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北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固文景之蓄藉。天下之既。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鐵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悉兵罷役。封丞相。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子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者昔時乎。自用奴遺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方力勤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財有。漢人遁逃。馬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紀明。良將。習兵善戰。

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有晏才策未必過段。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使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豈畏夫邊。岳之患。手足之蚩。按中國之困。背背之康。症。今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忌平城之耻。呂后素慢書之詭。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列內外。異殊俗也。苟無塞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燕趙。狡冠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宜可珍重。而方今本朝為之。肝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狃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耻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倫。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那昔珠崖郡。凡孝元皇帝。細骨指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感不行。則欲誅之。適于時。發後憂。萬民夫。萬民飢與遠。瘡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備不嫌之辱。我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贖。人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邨民救急。雖成都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

水樂矣卷之萬四十四晉六一

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中其要。遺業猶以文章具存。備二子之策。守先帝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馬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歲。吳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十餘里。擅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光和二年十月。巴郡板橋蠻。復叛。寇掠。將三蜀。及漢中諸郡。帝遣御史中丞蕭援。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橋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優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橋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軍勿。破。南行。至建和二年。羌侵大入。實。額。板橋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得。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橋。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顯亦以板橋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從。甚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雖陳克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閭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用權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中平二年。漢陽賊。遣

車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將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衰弱宜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車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優棄軍運救非惟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車騎將軍掾應邵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群無君長之帥虛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能化障塞且無寧歲唯至玄中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施踵為害是以國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為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滋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刺御小緩則陸涼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後欲以物買鐵遠將不聽便取繅帛聚欲燒之遠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勞賞太守李參沉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優與劫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劾議續後漢書孫韶傳

韶伯父河為將軍屯京城為鳩覽戴負所殺韶年十七牧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備器俗以御敵孫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棄城傳檄備警歡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語其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三國志魏文帝黃初三年二月鄒善等土各遣使奉獻西域遂通置戍已校尉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竊窳兩部而已先是黃初五年步度根記開貢款厚加賞賜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河比能來逐強盛晉書武帝時關隴屢為寇羌所擾蓋觀西討日擒凶帥齊萬年山陰今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徒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為平九土而四夷即服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啟之高宗而德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惠昆夷檢狝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無成之微而備四夷

賈非。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累于居勝木
夫。望之。以真不臣。是以有道之君。收夷狄也。惟以侍之。有備禦之。有常
猶賴執贊。而邊城不絕固守。為寇賊獲。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
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任。以大魚小。轉相殘滅。封疆不
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甲楯之陽。
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連與。是為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
戎。處伊洛之間。鄆。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
侵中國。不絕。若。齊桓懷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什尼。得資
仲之力。嘉左社之功。遂至春秋之末。戰國方興。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
胡服。開榆中之地。秦惟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
走匈奴。五霸長城。戎卒億計。維師仗須臾。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
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高負雍州。
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困之。西都東徙。百姓流亡。是武中。
以馬援。須隴。西太守。討叛羌。使其餘種於關中。居馮。湘。河。東。空地。而與華
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
尉王弘。使西戎。發調羌。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

水經卷之四十四

一時俱發。復決將守。屠破城邑。鄧。馮之。征。未。甲。委。兵。與。尸。長。野。前。使。相。繼。
諸戎連城。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關。使。及。河。內。及。建。北。軍。中。候。
未。龍。將。五。營。士。於。孟。津。距。凡。十。年。之。中。夷。夏。俱。敗。任。尚。馬。質。僅。乃。克。之。此。
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接
心腹。害起肘腋。疾焉難療。瘡大運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
會。輒便反叛。馬質。祖。復。終。於。覆。敗。紀。明。臨。衝。自。西。但。求。雍。州。之。戎。常。為。國。
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木。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水。隔。種。場。之。
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戎。何。責。千。萬。等。後。因。次。素。
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獲。圍。行。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
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矣。其。獎。矣。夫。關。中。土。沃。物。豐。
厥。由。上。上。加。以。淫。涓。之。派。既。其。馮。肉。鄰。國。白。渠。灌。浚。相。通。秦。役。之。既。就。號。
一。種。百姓。誼。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木。關。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表。獎。遠。之。畿。服。士。庶。既。習。侮。
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若。育。眾。威。則。生。生。其。心。以。貪。悍。之。性。
扶。憤。怒。之。情。侯。陳。乘。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備。掩。不。備。之。
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

永樂大典

卷一四四六一

之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
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原其道
路之艱。今足自致。各附本體。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
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積夏之心。風塵
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克國乎明。能以教
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謀深計。廟堂遠圖。豈不
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
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者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疫癘之災。北虜
天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較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
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
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殺之人。遭之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
業不卒。羌戎非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
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
同種土分。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殺送。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扶餘
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
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今其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二十七

進退由己矣。夫謀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迂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
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无止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
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
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
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予遭契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戎狄居半。處之
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
計。必無濟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其種族自使
相贖。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原粮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
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水逸
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
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
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
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叛
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
毛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衰。亂遂乘。而作酋掠

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或熙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務連結外虜近者却散之變發於救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手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禁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業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鯨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甚微弱勢力不陳耳夫兩邦者志不在貧而在不均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達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西涼李嵩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後趙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速曹伏特青州之衆渡海成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後梁呂光時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譟擾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

水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二十八

已酉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